

第一百一十六章 看，上去很美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府的馬車行走在出城的道路上，剛剛出了西城門，向著遠方那些被籠罩在暮色中的田莊行去。晨間入了宮，一直在午後才回府，範閑卻也沒有耽擱什麼，直接和婉兒上了馬車，去郊外的田莊。

就在昨天夜裏，宮裏的旨意出來，對於範府的監視工作完全結束，人們本以為陛下與範閑之間的冷戰就此了結，但沒有想到，當範閑入宮見駕之後，宮裏並沒有傳出來起復的消息，連一點相關的旨意也沒有。且不說朝堂上的官員和各方勢力們在猜忖著什麼，但範府的馬車就這樣出了門，依然是驚了不少人的

令很多人意外的是，這輛範府的馬車，很順利地通過了京都城防司的檢查，更準確地說，根本沒有檢查。難道說陛下就不擔心小範大人一氣之下離開京都？雖然說天子家裏沒有小孩子生氣就離家出走的橋段，可是法場上的那一幕，以及這些天來的紛爭，讓人們對於範閑的應對，都有些摸不著頭腦。

很多人都在擔心範閑會不會就此離開京都，但很明顯皇帝陛下不擔心，不然他也不會撤走範府外所有的監視力量，也不會給範閑這種自由。

“妹妹在宮裏，陛下的旨意也發出去了，那些靠著我生活的下屬親人們...都在京都裏，我怎麼走？”範閑偏著頭，看著京都外紅色暮光映照下的秋景，輕聲說道：“把小花和良子接回來，咱們在府裏好好過日子吧。”

林婉兒的心裏微微一顫，不知道範閑這句話究竟是發自內心，還是存著什麼別的意思。如果滯留範府，當個閑人是陛下的意旨，那林婉兒很清楚範閑為什麼會被迫接受這道旨意——因為範府今日開府，就收到了一個極為不好的消息。

那天林婉兒第一時間內做出決斷，讓滕子京將小姐和小少爺送到城外範氏莊園，就是擔心後面會有什麼事情。準備悄悄地將孩子送回澹州，然而今天田莊才遞回來消息，原來送孩子的車隊到了田莊，便沒有辦法再離開了。

不是有軍隊在那裏候著，而是有一名太監已經候著了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滕子京當然不敢再行妄動，若真的暗中將少爺小姐送回澹州，誰知道路上會不會出什麼事，朝廷會不會真地撕破臉。將這兩個小孩子搶進宮裏。

就將範若若一樣。

範閑的眉頭微微皺了起來，說道：“終究還是低估了陛下心思的縝密程度。如今算來。你決定把孩子們送回澹州那天，禦書房裏剛剛出事，陳萍萍剛被送到監察院...那時候陛下身受重傷，居然也沒有忘記咱們的孩子。”

他的唇角泛起一絲冷笑。說道：“真是皇恩浩蕩啊。我們這些做臣子的真該謝謝他。”

“是我安排的不周到，當時就不該去田莊等，應該想法子直接送去澹州就好了。”林婉兒的眉間閃過一絲黯淡之色，她也沒有想到那位皇帝舅舅居然如此冷厲，連那樣兩個小孩子都不肯放過。

“你那時候頂多能聯係上一處，我的人都灑在京都外麵，要往澹州送也沒法子。”範閑輕輕地攬過她有些瘦削的肩膀，安慰道：“這些天你已經夠累了，操的心也夠多了。這和你沒什麼關係...咱們那位陛下啊，連神廟都敢利用，更何況是兩個小孩子。”

“你和承平在宮裏究竟說了些什麼呢？”林婉兒歎了一口氣，心想闔宅均困在京都，陛下並沒有怎樣露出崢嶸的麵容。隻是這種淡淡地威脅。便足以令範閑和自己不敢輕動，於是她轉了話風。繼續問著先前的問題，因為選秀地事情她也知道了，聰慧如她，自然猜出了陛下的意思，所以想從範閑這處聽到一些漱芳宮裏的反應。林雷

“能說些什麼？”範閑有些無謂的淡淡笑道：“洪竹那個小太監一直跟在身邊，他有陛下送我出宮的旨意，我和承平難道能把他踢開？”

這句話裏就有埋伏了，不過範閑為了洪竹地安全，一直把這個秘密保守的極緊，便是三皇子也並不清楚他與洪竹之間真正的關係，先前在漱芳宮裏，三皇子對洪竹著實有些不客氣。

“不過也不用太擔心，承平畢竟這些年表現的如此之好，陛下哪裏舍得因為我的關係，又讓朝堂上亂起來。”範閑

的眉頭挑了挑，說道：“在洪竹麵前，我把老三好生地訓了一通...反正...今後大概我很難有機會入宮了，趕緊訓一訓，最好能讓承平真的對我生氣就好。”

馬車在官道上輕輕地癱著，遠處西方空中的那抹斜陽拖著長長的紅色尾巴，在近處地山丘上抹了一筆，又抹向了更遠處隱隱可見的蒼山的頭顱。

“這又瞞得過誰去？”林婉兒靠在他的懷裏，覺得心情異常沉重，說道：“做戲給洪竹看，難道陛下便信了？”

“不管陛下信不信，日後我不會與承平見面，國公巷那邊也要斷了來往...你以後最好也少入宮。”範閑輕輕地摸著她的臉蛋兒，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咱們自己地事兒，最好別去拖連旁人。”

林婉兒坐直了身子，靜靜地看著他，說道：“你想讓陛下相信些什麼？相信承平對你沒有真正地情義？可你不要忘了大哥還在東夷城裏，一天不將你們幾兄弟全部收攏入宮裏，陛下一天不會安心，這選秀的事情不是很清楚嗎？”不錯，就是割裂。”範閑望著妻子認真說道：“是真正地割裂，就算我有什麼事情，也不要牽扯到承平。陳萍萍當年是這麼做的，我也想這麼做...隻不過我這人比較沒有遠見，所以準備的晚了許多。”

林婉兒無奈地歎了口氣，說道：“按你這麼說，陛下還是屬意承平繼位，那為什麼又要選秀？”

“以防萬一，這種事情很好想明白。”範閑微笑說道：“不過十月懷胎，生孩子哪有這麼容易的，那些秀女不過十四五歲的年齡。要當小媽也得熬些年頭。”

說到此處，範閑陷入了沉思之中，想到了陛下的雄風問題，如果仔細算皇帝的年齡，以他大宗師的境界身體，男女之事應該沒有太大的困難，隻是年紀畢竟大了，隻怕精液總會稀疏一些。

關於霸道功訣的後遺症，範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加上在東夷城最後與四顧劍進行地那一番探討。範閑確認皇帝陛下的體內應該已無正常的經脈，而變得像是一種全無凝滯的通道或容器。如此才能在肉身之內容納那麼多的霸道真氣，才能在東山之上，一指渡半湖入苦荷體內，生生撐死了一位大宗師。

霸道再多。依舊是霸道。隻不過有個王道的名字，哪裏又能有真正的質變？範閑想到這點，眉尖微微挑了起來，他證明了陛下的體質便是外冷內燥，因體息而擾性情，大約要多吃幾服冷香丸才好。

沒有冷香丸吃，那多吃吃芹菜也不錯，大蒜之類？...範閑微微低頭，暗自想著太醫院的核斷。祈求著上天能夠保證大宗師的身體和凡人地身體並沒有兩樣。

芹菜大蒜豆製品，尤其是第一樣，有很強的殺精作用，而這個知識，毫無疑問隻有範閑知曉。太醫院不清楚。洪竹不明白。就連皇帝都不知道。範閑暗中做地這些手腳，會不會在將來結成成果。那就要看天老爺幫不幫忙了。

隻要皇帝陛下再無子息，那麼三皇子的位置便會穩若東山，這就是範閑的盼望。

讓皇帝老子再無子息，這聽上去或許是一個很毒辣的陰謀，然而範閑並不這樣認為，因為皇帝老子已經三個兒子，已經足夠了，再生多些，也不過是為慶國地將來折騰出太多地奪嫡麻煩。

至少沒有讓老李家斷子絕孫，範閑想到這點，便想到了陳萍萍，忍不住笑了起來。

“尚有獻芹心，無因見明主。”

林婉兒微微一怔，發現範閑難得地居然再次做詩，但細細一品，卻發現這句詩裏講的隻是臣子的哀怨。她怔怔地看著範閑，心想難道他真的願意忘記皇宮前的凌遲，數十年前太平別院的血案？

關於皇帝葉輕眉陳萍萍以及範建那群老家夥的事情，範閑已經對婉兒全盤講明了，林婉兒這才知道，原來皇宮的陰影裏，曆史的背後，居然埋藏著那麼多絕情絕性地選擇與復仇，所以她根本不敢奢望範閑會真地老老實實留在府裏當閑人。

然而卻聽見了這兩句詩。

正想著，馬車已經到了範族田莊，閩族老少都已經提前得了消息，規規矩矩地等在田莊外，等著少爺和少***到來。雖然範閑已經不再有任何官職在身，可是他依然是範族的主心骨，除了那些仇恨之外，他還必須背負起父親交托給自己的這些人。

暮光打在田莊的大門口，思思抱著範良，淑寧穿著一件大花地農家衣裳抓著她地腿彎，好奇地打量著馬車上走下為的父母，已經是三歲大地孩子了，記人沒有什麼問題。

範閑從思思的手裏接過範良抱著，在她的耳邊輕聲說了幾句什麼，然後笑了笑，讓候著自己的族人趕緊散了。然後拉著淑寧的小手，往堂屋裏走，問道：“小花最近乖不乖？”

到了堂屋，乖巧的淑寧鬆開了父親的手，撲到了林婉兒的懷裏，思思忙著去安排今晚休息的事情，範閑一轉眼，卻看見了堂屋裏的一位太監。

他向那名太監點了點頭，太監麵色很難堪，而且還有一抹恐懼的白，趕緊上前向範閑磕了個頭，便離開了田莊。

太監的背影消失在門口，藤子京才拄著拐走了出來，對著那個背影吐了一口唾沫。

“注意衛生。”範閑笑著說道，慶曆四年藤子京為了保護他而受了重傷，一條大腿被刺客打斷，雖然後來在調養下好了許多，但在家裏時經常還是會拄個拐。

藤子京看著他慚愧說道：“屬下無能，沒辦法將少爺小姐送走...”他接著說道：“本打算把那個小太監殺了，但又怕替少爺您惹出麻煩。”

“別看隻是一個什麼都不會的小太監，可他代表了陛下。哪裏是你能隨便殺的？”範閑不在意地說道，又摸了摸淑寧身上穿著的那件大花衣裳，笑著問道：“還真夠亮的。”

藤大家媳婦兒端著熱茶出來了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應道：“是三嫂子家裏小閨女兒的，本不該給小姐穿著，隻是...”

藤子京撓了撓頭，說道：“這些天沒法子知道府裏的消息，族裏的長輩們和我們家商量了一下，想著要瞞過那個小太監並不難。就怕路上會不會有朝廷的埋伏，所以打算把小姐和少爺喬裝打扮成鄉下孩子。如果有事兒，看能不能偷偷送走。”

範閑微微一怔，心頭一動，便知道族裏的人們準備做些什麼。又想到了當年流晶河上太平別院裏地血案。若若妹妹的親生母親，似乎也像眼前的藤大家媳婦兒一樣。

他將臉一沉，說道：“以後切莫去想這種糊塗事兒，哪裏瞞得過人去？別白白害了人家孩子。”

見藤子京隻是隨口應了聲，並沒有當回事兒，範閑在心裏歎了口氣，罵道：“族裏的老人可以說是糊塗了，你們怎麼也這麼糊塗？”

不過好在今日範府已開，範閑趕了過來。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，此時再去說這些也沒有什麼必要。隻是想著先前在田莊路口迎接自己的族人，冷漠如範閑，也不禁有些動容，心頭生出感動來。卻陷入了更深層的煩惱之中。

一人行於天下。自可快意恩仇，便將熱血灑了。頭顱拋了，也不過換個無悔二字。

陳萍萍還要將園裏的那姑娘們送到東夷城，可是範閑身周這麼多人，他能送幾個走？人生一世，要做到無悔，哪裏是這般容易的事情。

他們一家並沒有在族內的田莊裏多呆，隻過了一夜，接了孩子，第二日，一家五口人便離了莊園，要回京都。正如皇帝在禦書房裏說的那樣，正如長公主某一日對謀士說地那樣，範閑的命門太過要命，隻要握住這一點，他就算插了翅膀，又能往哪裏逃？就算能逃，他可願逃？

不逃，隻有麵對，可是雪山何其高，何其寒。

抱著一對兒女，範閑笑咪咪地坐在馬車內，眼光卻時不時地透過車窗，看向清晨裏反射著東方白色天光地蒼山。蒼山在京都西側，離此官道甚遠，但高雄偉奇，直插雲天，隻是初秋天氣，山頭早已覆上白雪，給這世界平添一抹涼意。

“還記得那兩年在蒼山渡冬嗎？”範閑忽然問道。

此言一出，林婉兒和思思的臉上都流露出了幸福和回憶的神情，第一年的時候，思思還被範閑刻意留在京都老宅，但第二年還是跟著去了。對於範府地這些年輕人來說，蒼山之雪可以清心，可以洗臉，那是一個與京都完全隔絕地美麗小世界，在那裏，範閑可以充分地展露與這個世界不一樣的情緒或情感。

不論是打麻將還是閒聊，冬雪裏的暖炕，總是令人那樣的回憶。馬車裏漸漸安靜了起來，林婉兒想到了偶爾上山的葉靈兒和柔嘉，這些天京都範府被圍，想必葉靈兒在外麵也是急死了，柔嘉妹妹除了急範府，隻怕還要急靖王爺在宮裏的事情。

“靖王爺那邊究竟怎麼樣了？”林婉兒擔憂問道。

“陛下氣消了，自然會讓他回府，連我都没治罪，更何況他。”範閑搖了搖頭，他卻想到了弟弟思轍，也不知道京都發生了這麼多事情，他在北方知道消息後，會不會出什麼問題。

坐在範閑身邊的淑寧忽然看著蒼山上的雪頭，抿著小嘴，奶聲奶氣說道：“好高呀。”

是好高，要上去好難。範閑微眯著眼睛，望著蒼山雪首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在那座雪山裏，有他在南慶最美好的記憶，也有五竹叔帶著自己爬山臥雪地時光，他知道要爬到那座雪山的頂峰是多麼的困難。

他的目力驚人，忽然看見幾隻蒼鷹正盤旋著，向著蒼山雪嶺的最高峰努力飛去，下意識裏對淑寧指道：“看，如果真地能上去，其實很美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